

失態 Fehler

編按：Hans-Helmus Decker-Voigt 教授身兼作家、心理學家、德國漢堡大學音樂治療系系主任，今年七月應本校之邀來臺訪問。本文為 Hans-Helmus Decker-Voigt 教授返國後所寫的經驗談，由輔仁大學洪振耀教授翻譯。

文 / Hans-Helmus Decker-Voigt 教授
譯 / 洪振耀教授

沒有比在國外嚴重失態更緊張刺激的了。

第一點，因為我們都知道，人們可以從錯誤學習。第二點，並不亞於第一點而同樣為眾所周知的是，我們在犯錯時才更顯出我們的真面目。我於今年七月應臺北醫學院之邀到台灣海峽兩岸人士共處一島的台灣講學時就有這樣的經驗。



● 校長致贈禮物予 Hans-Helmus Decker-Voigt 教授，表達北醫師生歡迎之意

在校長、教授同仁、嚴慶齡基金會執行長、音樂治療理事等為我舉辦的歡迎晚宴上，侍者無限耐心地站在我身邊，等我在致歡迎辭之前把酒選好，我可是有備而來的，因為我看書上說本地人最喜歡喝的是米酒，所以也自然就點了米酒。所謂入境隨俗吧。席上引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過了不久「米酒」還是端上來了。對在座其他人而言是主隨客便，客人喝什麼主人就跟著喝什麼。不過，這酒可不是斟在一般的玻璃酒杯裡面，而是在一個小小的酒杯裡，讓我不禁聯想到祖母縫衣扎針時套在指節上的指環。

我以前聽說，有些酒在這裡是一口就乾掉的，烈酒也不例外。這不禁讓我想起我們德國家鄉 Bevensen 村上的 Eckhardt krause 和 Allenbostel 村上 Heine Bruegemann。他們教我如何喝清酒和其他烈酒：阿莎力，乾杯，然後充滿男性氣概地把小酒杯往桌上啪地一擺。既是身在亞洲嘛，我當場說乾就乾，因為招待我的主人們已經既親切又禮貌

地等著我舉起像指環一樣的小酒杯了。當我一口乾杯之後，全場開始快速地交頭接耳，眾人匯聚在我身上的目光顯現各種不同的表情：難以置信的驚訝、充滿期待的失望、同情地準備救助！說時遲那時快，我剛剛才吃過辣味

開胃小菜，喉嚨裡好像有火熱的純辣椒醬一寸寸地往上燃燒。北醫的胡俊弘校長也不含糊，馬上就帶頭再次向我舉杯致意，從他指環般小酒杯裡又喝了一口，這一口好像我在 Alexander Spoel 所寫的「火鉗雞尾酒」中的主角 Ruehmann 所看過的。就啜了那麼「小小的一口」。

後來我才從留美的張利中教授和我留德的德文翻譯洪振耀教授那裡得知原來我喝的不是米酒而是紹興酒。他們告訴我：紹興酒是小口小口慢慢品嚐的。而且當時在福華飯店的主人們以為而且預期我點的是德國 Mosel 河或萊茵黑森林的葡萄酒，而不是大家所熟知而不足為奇的台灣米酒。接下來溫馨的晚宴上我不時聽到有人關切地訊問我，一口乾了一杯紹興有沒有覺得怎麼樣？我自是豪氣干雲地回說：好酒，痛快！我和 Eckhardt 以及 Heiner Bruegemann 兩人一起喝酒的訓練果然有其效應。從我亞洲朋友關切的問題當中是否也聽得出對於德國下薩克森州潑飲的一絲絲欽佩呢？